



沧月



CANG HAI
MING YUE

· 沧月作品集

沧月
◎ 著

拜月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沧海明月：沧月作品集·拜月卷 / 沧月著. —南昌：二十一世纪出版社，2008. 11
ISBN 978-7-5391-4416-0

I. 沧… II. 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36393号

沧月作品集·拜月卷 沧月 著

总策划 刘 欣
责任编辑 周 向 潮
编辑统筹 萧萧若水 朱 子
特约编辑 赵 欣 慰 残 枫
绘图作者 ENO.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330009)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出 版 人 张 秋 林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680mm×920mm 1/16
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
字 数 215千字
印 张 20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4416-0
定 价 25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服务热线:0791-6524997)

沧月

CANG HAI
MING YUE

· 沧月作品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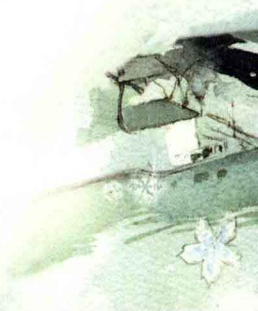
沧月
◎ 著

拜月

卷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



第十六章 永夜
第十七章 同归

铸剑师

.....

303

【目录】Contents



拜九
卷

拜月教之战……

005

- 第一章 梦幻空花
- 第二章 星堕往世
- 第三章 穹月沉浮
- 第四章 双星暗夜
- 第五章 风音蝶魂
- 第六章 记川溯影
- 第七章 海天龙战
- 第八章 血薇暗影
- 第九章 深澜沉恨
- 第十章 白云苍狗
- 第十一章 倾城之血
- 第十二章 红莲赤炎
- 第十三章 茫茫彼荒
- 第十四章 空山夜雨
- 第十五章 魔度众生



风雨几倾颓，陌上来者谁？千军铸剑、休问战场几人归。却道
神兵阁上，尽有苍原朽骨，黯雪已成灰。迦郎今何在？留向大野吹。

焰方明，火渐炽，乱鸢尾。从今长病，溅血归来话式微——犹
忆当时年少，是伊闺中拜月，一语最低回：指间砂将尽，垂草映双
眉……

水色深睡，已飲已藏。招魂不至，且玄且黃。
上仰者卷，下俯則莽。歲月淹及，失我迦郎！
歲月淹及，失我迦郎！

拜 月 教 之 戰





第一章 梦幻空花

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当做如是观。

“香燃尽的时候，如果你还没有回答我，那么就准备着‘诀别’吧……”

“以澜沧为界，勒住你的战马！如果非要强行吞并整个武林的话，请想想你将要付出的代价——如果你不想她成为月神的祭品的话。”

只听得到话语，然而，努力地看着四周，他却无法看到任何清晰的东西。一切，仿佛是虚幻而扭曲的，似乎隔了一层袅袅升起的水雾——他只看见白茫茫的一片，是无数穿着白袍的人影，一起一伏，不停止地做着机械的膜拜状，奇怪的诵唱之声如波涛般传入耳膜——

在巨屋中在火屋中
在清点一切岁月的黑暗中
请神——

告知我的本名！

当月自那一处升起

众神依次说出他们的名字

但愿，但愿此时——

我也能记起自己的本名！

声音带着奇异的音韵，如潮水一样慢慢漫进人的耳膜，从耳至脑、至心……让他渐渐有昏昏沉沉的感觉，一时间，似乎时间都已经静止——只看见唯一一点清晰的火光：那檀香的光，在慢慢移动、暗淡下去！

他无法回答，只有冷汗涔涔而下。

“时辰到了……祭典开始！”

那个声音毫不留情地宣布，忽然间——四周变成了血红！火！是四处燃烧的火！

他看不到她——然而却清楚地知道，她被火海吞没了！她在火里……她在火里！

“阿靖！阿靖！”所有的镇定都已经耗尽，他终于忍不住脱口惊呼，用力地拨开迷雾，四处寻觅着，对着那虚空中的声音厉声喊，“——住手！快灭火！放她出来，放她出来！——我答应你们！”

“迟了……已经迟了……”

“焚烧一切的红莲火焰一旦燃起，将烧尽三界里的所有罪孽……”

“住口！让她出来！”他想斩开重重的迷雾，却发现那是如水一般地毫不留痕迹……他不知道她在哪里，然而，他知道她在火里……在烈焰的焚烧里！

“放她出来！快让她出来！”他开始失去了控制，一直往火焰的深处冲去——

“施主请止步！”

忽然，有什么清冷如水的东西滴了下来，彻骨寒冷，让他神志忽然一清！

“楼主！楼主！醒醒……快醒醒！”陡然有近在咫尺的呼喊，同时

感到有人用力地晃动着自己的双肩。听雪楼的主人从噩梦中睁开眼睛，看见的依然是熟悉的书斋。桌上杪椳香静静地萦绕——这个中原武林的权力中枢，还是如同往日一样，外表的安静之下隐藏着说不清的急流暗涌。

听雪楼的现任主人、二十六岁的萧忆情抬起头，看见的是三弟南楚焦急担忧的脸——

“大哥……你被魔住了。刚才你的额头和全身忽然像火烧一样的烫！”南楚一贯沉静的眼睛，也因为看到对方罕见的失态，而有了无法掩饰的担心和失措，“明镜大师料得不错，果然是有邪魅入侵！”

“哦？”他却只是淡淡回应了一声，想着方才假寐时候的梦，心里也有异样的不安。这几年听雪楼南征北战，扫并大小帮派，终于在中原武林确立了霸主地位——而后，他就决定将锋芒直指苗疆，消灭苗疆最大的教派“拜月教”，然后将澜沧江以南也置于自己的影响力之下。

然而，这次他刚将人马从洛阳总楼派出，不到几天，他却几度受到万里外可怖的术法攻击。

“幸亏大师及时喝破，楼主你才醒过来——”顺着南楚的目光，他看见了旁边正合十默诵着的老僧——僧人的手上，还有一个净瓶，方才自己额上的水，只怕也是这位弹上去的。便是这醍醐灌顶般的一滴甘露，冷彻入骨，将他从那个噩梦中惊醒。

“……心无挂碍，无有恐怖，远离一切颠倒梦想……”老僧不停诵着的，居然是那部号称所有经文之“心”的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！

许久，等老僧念完了以后，缓缓睁开眼睛，他们陡然看见老僧眼睛布满了血丝——仿佛火一般的血丝！

“施主，方才你被困在那人的用灵力结成的‘界’里头了。”明镜大师声音枯哑，“好厉害的术法……这一次是侥幸，对方没有出全力，要是——唉，只怕贫僧也不能抵挡啊。”

“大师，请问世上果然有所谓的术法和幻力吗？”萧忆情噙了

一口茶，滋润了喉咙，更加惊讶地发觉喉咙里居然真的有火的气息！但他只是镇静地继续问，“拜月教的术法，是佛、道、儒中的哪一流派？——中原可有能压制它的方法？”

老僧缓缓摇头，“不瞒施主，拜月教不属于任何流派，传说是以道教为主，结合了远自西域东瀛的术法和苗疆的巫蛊之道，以月为最高神明，以教主为凡世最高领袖。自开创出来后，流传于两广云滇之地已有一百多年，教徒无数，势力庞大。”

“哦。”萧忆情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。

“不过据老衲所知，虽然在苗疆信教之人众多，但是大部分人却只是信奉教义的一般教徒而已，连教主都是不修习术法而潜心研究教义之人——真正懂得术法的，教中不会超过十个人，再加上地方偏远，所以，中原对于拜月教的所知很少也不足为奇了。”

萧忆情微微颌首——看来自己一开始就派楼中唯一的女领主舒靖容带人马远赴大理，这个决定果然没有错误。阿靖也罢了，换了楼中其他人，只怕根本难以应付拜月教这样可怕的对吧？本来是想借助风雨组织的力量，先除去拜月教里最棘手人物的，但出乎意料的秋护玉居然拒绝了。

“那么，大师可知道‘迦若’这个人？”他问，神色凝重。

“迦若？”老僧身子一颤，手里的净瓶不自觉地一倾，水溅出了少许。

“就是拜月教的大祭司，听说和教主明河一起掌管拜月教已经五年多。”南楚在一边轻轻补充，“苗人的传言和教徒的描述并不可靠，我们搜集来的资料里，丝毫没有他的过去历史和师承来历——我们想知道，他究竟是怎样厉害的一个人物！”

“错了……”蓦然间，明镜大师手执念珠，默诵，开口打断了南楚的话，“错了！——他已经不是一个‘人’！”

不是一个人？……一时间，连萧忆情的脸色都沉了沉，但是，还是不说什么。

“难道他还真的是神不成？”南楚扬眉冷笑，手按上了腰畔的剑柄。

“阿弥陀佛……或许是。”老僧合十，淡淡答道，“灵力如此，看破

红尘生死，超出三界五行，他的修为已经到达了飞升之境——在凡人眼里，已经是神了。”

“就是说，以凡人之躯，是根本无法和他相抗衡的吗？”听雪楼主终于发问，目光深沉莫测，“用武学之道，根本不能和术法相对抗吗？”

一边问，他一边蹙起了双眉，有无法掩饰的恐惧预感传来——阿靖！

千里之外的澜沧江旁。

“撤！”眼看着手下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，钟木华知道这个破庙中的神秘人实在是太厉害，立刻下了命令，“我来断后，快回去禀告靖姑娘！”

顾不上收拾同伴的尸体，听雪楼残余的子弟立刻往外冲去——陡然间，先到门边的一名帮中子弟发出了骇然的喊叫：

“钟老！门、门不见了！”

“蠢材！莫吓破了胆！——听雪楼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？！”白发老人一边全身心地戒备着破庙中那个不知隐身何处的神秘人，一边呵斥着属下慢慢往外面退去，“镇定！快找到出口离开！”

“老天！门、门呢？门真的不见了！”然而，身后楼中弟子的喊叫更加众多，几乎所有人都发出了惊讶恐怖的呼喊，钟木华终于忍不住回头往门口看了一眼。

老人的脸忽然因为恐惧而抽搐！

——果然，门没有了！在原来进来的地方，门没有了！

“擅闯神庙者——死！”

昏暗破烂的庙里，某一处忽然传来了冷冷的声音，宛如空谷回声般萦绕。

声音方起，钟木华毫不犹豫地闪电般地飞身往声音传来的地方一刀砍了过去！虽然已经六十开外，这个老人的悍勇还是一如年轻时。

“啊！”惨叫声响起，刀砍中的是血肉之躯——然而，定睛一

看，刀下面容扭曲的，居然是自己手下的一名子弟！那个年轻弟子不敢相信地看着同门长辈，眼睛因为痛苦而凸出，喃喃：“钟老……为什么？为什么……”

白发老人骇然抽刀，死尸扑倒，血流了一地。身后子弟虽然悍勇，但是看见如此诡异的局面，也不由惊呆了！

“快逃……快逃啊！不管了，把墙砍倒吧！”终于，有人无法忍受这样的气氛，然后疯狂般地动手开始抽刀往黄土墙上砍去。然而，奇怪的是刀落之处，感觉居然是软绵绵的。

“噗！”忽然间，墙里喷出了鲜血！

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砍我？……”墙问，带着震惊和不敢相信，然后缓缓瘫倒——倒地后，竟然化成了并肩作战的听雪楼的同伴！

在死人倒下以后，那一道黄土墙还是在原来的地方。

拿刀的子弟骇然尖叫，神志昏乱至极，只顾拼命挥刀乱舞，护住周身——“妖怪！妖怪！”

“以汝之血肉，为祭献月神之美酒……”庙里又传来一句轻飘飘的话，扑簌簌一声轻响，角落里忽然飞出了一群五彩的蝴蝶，如幽灵般地扑向剩下活着的子弟。

滇中气候温暖，本来就多蝶类，大理更有著名的蝴蝶泉——但是在这样恐怖的夜晚，看见那些美丽不可方物的蝴蝶，每个人心里都冒起了寒意……蝴蝶翩然降临，带着死亡的气息。可是仿佛被定住了一般，所有人只是又恐惧又沉醉地站在原地不动。

钟木华全身冷汗，虽然在心里告诉自己立刻要立刻拔刀，但是偏偏身体却仿佛在沉睡。

蝶在一些子弟身上落下了，然后，从容优雅地展开卷曲的针状尖管，刺入脖子上的动脉……一个子弟、两个子弟……慢慢地，所有人都带着惊惧交加的神色倒下了。

妖怪！妖怪！他一遍遍在心底骇极而呼，可是没办法挪动身体……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一只绚烂无比的彩蝶，缓缓飞落在自己的肩膀上，吸管慢慢展开——

“刷！”——



忽然，他觉得刹间有一道凌厉至极的剑气破空而来，直斩向他！
他不由闭上了眼睛。

“快带子弟们走！”陡然，身边有人伸手推了他一下——推之下，他登时发现身体重新可以移动了。

“靖姑娘！”他惊喜地脱口呼了出来，只看见绯色的剑光如同闪电一样在破庙里四处飞翔，一只只绚烂的蝴蝶在剑光里被斩为两段！

然而，那些蝴蝶落地后，居然化成了一片片纸灰！

还没有死去的弟子都恢复了知觉，每个人都低声惊呼：“靖姑娘！靖姑娘来了！”

陡然间，似乎战意重新燃起。

“钟老，快带他们走！”斩落了最后一只蝴蝶后，一身绯衣的女子落在破庙堂中，静静地执剑凝视着某一处虚空，头也不回地对属下断然吩咐。

“可是属下怎么可以让姑娘一个人留在这里？”钟木华知道那个神秘人的厉害，不由担心。

“你们在这里也是送死！以你们的能力，又如何能抗拒术法？”阿靖毫不客气地解释了一句，已经不耐烦起来，厉声道，“快走！这里我来对付就行了！——我替你们破开了迷障，快走吧！”

钟木华和听雪楼众弟子回头，赫然看见庙门已经重新在原来的位置上出现！

一行人不敢多耽搁，立刻从那个神秘的庙里鱼贯而出。

门外正是满月时分，月华如水，繁星满天。在呼吸到野外清新的空气和感受到拂面的微风时，所有人都不由深深吸了口气——

“立刻回去告诉楼主：对手的实力比预先想的要强很多！请他立刻加派人手过来！——记住了，一般的武林高手没有用，要派术士和阴阳师过来！”

在退出庙门的时候，钟木华听见了靖姑娘用传音入密吩咐。

“这种撒豆成兵的小伎俩，也只能对付一般人——既然我们碰

上了，祭司大人就不要用障眼法躲躲藏藏了，不妨拿出一些真功夫给阿靖看看吧！”空荡荡的庙宇中，绯衣少女负手握剑，轻轻扬眉冷笑，对着空空如也的月神龕说着话。

话音未落，神龕上忽然隐隐约约地现出一个人来——仿佛是烟雾的缓缓凝聚，幻化出了人形。那是一个高大的男子，白袍如雪，漆黑的长发不曾束起，一直垂落到腰际。他缓缓转过头来的时候，有宝石的光辉在他发间闪动。

他右手轻轻抬起，凌空画了一个奇异的符号——忽然间，神庙的地面上有熊熊的火焰分两路烧了过来，把她围在了火焰中间！

“稍微厉害了一点……不过还是障眼法！”她扬眉继续冷笑，莲足轻抬，安然从火上踏了过去，“这不是真火——只是幻象而已……”

脚步刚踏出火圈，忽然间头顶劲风袭来！——她纵身飞出，半空中如飞燕回翔般凌空一个转身，轻轻巧巧地避了过去，只听一声巨响，一块大石从天而降，落在她方才站立的地方！挥剑轻触，完全是金石交击的声音，不是假象。

“飞来石？”她终于颌首，微微笑道，“五行搬运大法——阁下终于露了一点真功夫了。”

“你就是听雪楼的靖姑娘？”白衣人终于开口，声音如同空谷回声一般缥缈，目光惊电般落在庙中那个绯衣的女子身上，带了一丝诧异。只是看得一眼，陡然间仿佛有些恍惚。祭司回过手去，按了按额环的宝石，然而眼睛却是穿过了指缝，冷冷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女子。

女郎微微点头，“迦若祭司，幸会了。”

然而，客套的语气蓦然一转，听雪楼的女领主冷冷道：“方才阁下竟用术法杀我听雪楼子弟！——祭司难道不知，用阴阳术杀害不会术法的普通人，是触犯法家大忌的吗？！”

“呵……”似乎被她的责问弄得怔了一下，迦若轻轻抬手，用右手食指抚摩着额环正中的一颗宝石，眼色却有一些复杂，“既然你懂得一点术法的皮毛，就不该不自量力地来向我挑战。听雪楼的野心也未免太大了，中原武林已经在他囊中，萧忆情居然连滇南漠北之地也要染指……我实在不想和萧忆情为敌，但身为拜月教的祭司，只有把对月神不敬的

人全部杀死！”

淡淡地说着话，陡然间，他头顶出现了三尺灵光！那是修行极深之人才拥有的无上法力的象征——那几乎接近于神的力量！

看到眼前的景象，阿靖的手指暗中用力握紧了剑——她再次发觉面前的人比想象中的更加可怕！即使是当年她的师父，也未曾在术法修为上达到这样的境地啊……

“术法有巨大的反噬作用，施用的法术越高明，那么反过来作用在你身上的也越厉害——要杀我，你自己也一定要付出相当代价的。至少，你要用分血大法那样的阴阳术才能够制住我吧？”虽然掌心里已经有微微的冷汗，她还是站在那里，从容地对着神龛上那个白衣男子说话。她已经无法后退。面对着术法，首先要意志绝对坚强，一旦出现动摇，便更容易被对方所趁。

迦若的目光再一次闪出了惊讶之意，果然，这个女子是不简单的。

“居然能说出分血大法的名字，听雪楼的靖姑娘果然名不虚传。可惜……为何你们听雪楼妄图并吞拜月教？而你，为何又站在萧忆情那一方？天意如此……莫怪我毁弃世间英才。”有微微的冷笑从他的嘴角逸出，冰蓝色的眼睛里忽然有闪电般的亮光——

“不用分血大法，一样可以杀了你！”

阿靖下意识意识地退了一步，手中的剑如同一袭羽衣般展开，全身笼罩在了绯色的光华之内。然而她的身形方才一动，迦若的双手已经虚合在胸前，做膜拜状，嘴里吐出了奇异的咒语——“可依陀洛阿梵密托安帝。”

这是、这是——
好熟悉的咒语啊……似乎在哪里听过！

已经来不及多想，阿靖的眼中忽然闪现出极其凌厉的杀气。在额环上宝石光辉闪动之际，她已经看见虚空中有烟雾陡然凝结，迅速幻化成了凶猛异兽之状，猛扑而来！

“饕餮！”看见人脸羊身的猛兽露出尖利的獠牙，全身雪白的长毛如风一般舞动，阿靖脱口惊呼——眼前忽然出现的，居然是那

种上古传说中食人的魔兽！

他竟然召唤了式神！

她的眼色不易觉察地变了变，瞟了神坛上的迦若一眼，刹那间，似乎有什么微妙的神色变化掠过她的眼眸。然而同时，她手中的血薇剑却是片刻不迟地刺向猛兽。剑尖如同蝉翼一般颤动着展开，瞬间变幻万方，不知攻向何处。

猛兽咆哮，立起，带动的劲风刺得人睁不开眼睛。

阿靖不退反进，手中的剑直刺饕餮颈下的三寸。饕餮的动作居然快得惊人，一转头，立刻用獠牙格住了剑刃——那样的幻兽，居然用獠牙挡住了锋利无比的血薇剑！饕餮同时大吼，有炎炎烈火从口中喷出。

她忍不住皱起了眉头，忽然，绯红色的光华从剑刃上瞬间升起，在剑尖吞吐不定——剑气！在不能再进一步的情况下，她用内力将剑气从剑尖生生逼出，闪电一般刺入猛兽的颈下三寸之处！绯红色的剑气，宛如真实的兵刃一般，直刺入幻兽的体内去。

饕餮再次负痛咆哮，跳了起来，口里的烈火更加猛烈，吞吐到方圆三丈的范围。此时，一人一兽的距离已经是非常的近，那一瞬间，看着饕餮额头上那一处朱红，蓦然有异常熟悉的感觉在绯衣女子的心中泛起。

阿靖的脸色微微一变，脱口低呼：“啊？”

在火焰转为蓝色的瞬间，阿靖足尖一点，已经从地上跃起，凌空回旋，右手中的剑如一片蝉翼般展开，焕发出了绚丽至极的光芒，竟然压过了火光！

剑光横空，矫若游龙惊起，一剑就割断了烈火！——然后，绯红色的剑光如同烟火般散开，聚为三点星光，迅速至极地滑落，顺着凌空一击的去势，刺向饕餮的额头。

面纱扬起，御剑临风的绯衣女子眼神烈烈，眉头微微蹙起，眼色冷冽而倔犟——看入白衣祭司的眼中，迦若忍不住一怔。

——那样的眼神……竟令他内心最深处仿佛有什么蓦然一动。

其实，在看见听雪楼女领主袖中流出那一道绯红色的剑光的刹那，他就有强烈的不安的预感——此次迎战听雪楼，司星女史冰陵曾为他占卜过吉凶，然而，结果却是令拜月教所有人都脸色苍白：